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晉紀二十五

起重光協洽盡旃
蒙大淵獻比五年

太宗簡文皇帝

咸安元年春正月袁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鑿蚝於石橋大破之秦兵退屯慎城伊宣之子也丁亥溫拔壽春擒瑾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斬之 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于馮翊北地丁零翟

斌于新安澗池諸因亂流移欲還舊業者悉聽之
二月秦以魏郡太守韋鍾為青州刺史中壘將軍梁
成為兗州刺史射聲校尉徐成為并州刺史武衛將
軍王鑒為豫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為徐州刺史太尉
司馬皇甫覆為荊州刺史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為涼
州刺史扶風內史王統為益州刺史秦州刺史西縣
侯雅為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史
部尚書楊安為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
史復置雍州治蒲阪以長樂公不為使持節征東大
將軍雍州刺史成平老之子統擢之子也堅以關東

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
守令授訖言臺除正 三月壬辰益州刺史建成定
公周楚卒 秦後將軍金城俱難攻蘭陵太守張閔
子于桃山大司馬溫遣兵擊却之 秦西縣侯雅楊
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
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 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
翼犍世子寔格之傷脇遂執斤殺之 夏四月戊午
大赦 秦兵至驚峽楊纂帥眾五萬拒之梁州刺史
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下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
戰于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

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
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爲南秦州刺史
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王猛之破張天
錫於枹罕也獲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秦王
堅旣克楊纂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
閻負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
劉石者惟審於彊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
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
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
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旣平將移兵河右恐非

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
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福無
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
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吐谷渾王辟奚聞
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秦以
辟奚爲安遠將軍澶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好學仁
厚無威斷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澶羌
豪也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幾亡國
矣吾二人位爲元輔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文武

並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目一顧立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辟奚驚怖自投床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敕臣云三弟將為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

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代世子寔病傷而卒 秋七月秦王堅如洛陽

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甲

戊生男代王什翼犍為之赦境內名曰涉圭 大司

馬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八月以寧州刺史周仲孫監益梁二州諸軍事領益州刺史仲孫光之子也 秦以光祿勳李儼為河州刺史鎮武始 王

猛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羌為司隸秦主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

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九月秦王堅還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于上邽堅復以儼子辯爲河州刺史 冬十月秦王堅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陛下羣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柰太后天下何堅爲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 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昊能知人貴賤溫問昊以祿位所至昊曰明公勲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旣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及鎮愜民望溫曰然則柰何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爲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第易誣乃言帝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一百三 伍

早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於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温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已酉温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温亦色動不知所爲尚書左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

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當倚傍先代乃命取漢書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以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百官入太極前殿温使督護竺瑶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帝著白紗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歔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温帥百官具乘輿灑駕迎會稽王于會稽邸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是日即自帝位改元温出次中堂分兵

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
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
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爲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
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
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
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乙卯溫
表晞聚納輕剽息綜矜怨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
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并免其世
子綜梁王璘等官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
衛殿中安之虎生之弟也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
后初廢浩卒大司馬溫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洸不答
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
也素與溫有隙溫惡庾宗彊欲去之辛亥使其弟
祕逼新蔡王晃詣西堂叩頭自列稱與晞及子綜著
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
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
蘊之弟也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甲寅御史
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
惶怛非所忍聞况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乙
卯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

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其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丙辰免新蔡王晃爲庶人徙衡陽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豁之女也故溫特赦之庾希聞難與弟會稽紆軍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溫旣誅殷庾咸執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己未溫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

辛酉溫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

秦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相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王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旣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

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
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垂素望新政俟才
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鸞
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十二月武司馬溫奏廢
放之人屏之以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
故事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爲庶人情有不忍可特
封王溫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溫威
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
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
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帝謂超曰命之脩短
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
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
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
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論因詠庾闡詩
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
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
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設差勝耳郗
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
之共詣起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
命忍須臾邪 秦以河州刺史李斌領與晉太守還

鎮抱罕徒涼州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立堰於姑臧南刑三牲帥其官屬進與晉三公盟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同大舉會于上邽是歲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

二年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曠爲尚書左丞徵曠兄

及清河崔逞燕國韓胤爲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瑤爲著作佐郎郝略爲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瑤鶩之子也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爲燕戮之堅乃出評爲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爲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禽秦王堅不以爲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

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
一藝者罷遣還民 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
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彝
協之子也 六月癸酉秦以王猛爲丞相中書監尚
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
故陽平公融爲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
軍冀州牧 庾希庾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
聚衆夜入京口城晉陵太守卞耽踰城奔曲阿希詐
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
卞耽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

海內史周少孫討之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
其親黨皆斬之耽壺之子也 甲寅帝不豫急召大
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爲會
稽王娶王述從妹爲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
踈躁無行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
早夭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皆曰非其
人又使視諸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官
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
昌明及道子巳未立昌明爲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
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

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
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
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
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
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
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
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
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
赦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
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
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
事遂不行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當居攝
既不副所望甚憤然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
王公故事耳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詔謝安
徵溫入輔溫又辭 八月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
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元相之重儲傅之尊端右事
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文武兩寄巨細並
關以伊呂蕭鄧之賢尚不能兼况臣猛之無似章三
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無可委者
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爲相堅端

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
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
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
不克秦國大治堅救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
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綱紀以尚書
郎房默河間相申紹爲治中別駕清河崔宏爲州從
事管記室融年少爲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規正
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爲濟北太守
融屢以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融嘗坐
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

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
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屢辟泰泰不
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
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
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
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
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
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
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
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

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爲尚書郎秦固請還州堅許之 九月甲寅追尊故

會稽王妃王氏曰順皇后尊帝母李氏爲淑妃 冬

十月丁卯葬簡文帝于高平陵 彭城妖人盧悚自

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

如吳晨到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公初欲

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兒女子言

乎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

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

之龍懼而走甲午悚帥衆三百人晨攻廣莫門詐稱

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略取武庫甲仗門下

吏士駭愕不知所爲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衆直

入雲龍門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相祕入

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

西公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

朝廷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爲虞 秦都督北蕃諸

軍事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相侯梁平老

卒平老在鎮十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 三吳大

旱人多餓死

通鑑卷一百三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元 二月大司馬
溫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
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
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
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
戰慄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
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
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
笑語移日郗超常爲溫謀王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

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
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
安晉室溫治盧悚入宮事收尚書陸始付廷尉免桓
祕官連坐者甚衆遷毛安之爲左衛將軍桓祕由是
怨溫三月溫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夏
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于秦秋七月己亥南郡宣
武公栢溫薨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
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
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
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

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廻宏從之
温弟江州刺史冲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仕温曰渠
等不爲汝所處分其意以爲已存彼必不敢立異死
則非冲所制若害之無益於冲更失時望故也温以
世子熙才弱使冲領其衆於是桓祕與熙弟濟謀共
殺冲冲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温薨冲先遣力士拘録
熙濟而後臨喪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温
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冲稱温遺命以少子玄
爲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庚戌加右將軍荊州刺
史桓豁征西將軍督荆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以江
州刺史桓冲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
揚豫二州刺史鎮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爲寧遠將
軍江州刺史鎮尋陽石秀豁之子也冲旣代温居任
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時權冲不從始温
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冲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
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謝安以天子幼冲新
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
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
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及令從嫂臨朝
示人主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

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丙申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領吏部共掌朝政安每嘆曰朝廷大事眾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以吳國內史刁彝為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 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

劔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亮兵敗奔固西城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劔閣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于縣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笮夜郎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婉萇為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

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秦王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
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
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况郎官乎遂不仕每
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氏賊嘗值元會儀衛甚盛堅
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
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
彌厚周仲孫坐失守免官桓冲以冠軍將軍毛虎生
為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以虎生子球為梓潼太守
虎生與球伐秦至巴西以糧乏退屯巴東 以待中
王坦之為中書令領并楊尹 是歲鮮卑勃寒寇掠隴

右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
勇士川 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
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
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
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
暉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
憂之宜翦其桀桀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
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
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兄子
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執傾勲舊臣愚以為狼虎之

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己酉初癸卒二月癸丑

以王坦之為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詔謝安摠中書安好聲律稽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 三月秦太尉建寧烈公李威卒 夏五月蜀人張育楊光起兵擊秦有衆二萬遣使來請兵秦王堅遣鎮軍將軍鄧

羗帥甲士五萬討之益州刺史竺璠威遠將軍桓石

虔帥衆二萬攻墊江姚萇兵敗退屯五城璠石虔屯

巴東張育自號蜀王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

餘人進圍成都六月育敗元黑龍秋七月張育與張

重等爭權舉兵相攻秦楊安鄧羗襲育敗之育與楊

光退屯縣竹八月鄧羗敗晉兵于涪西九月楊安敗

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羗擊

張育楊光于縣竹皆斬之益州復入于秦 冬十二

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

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

郎略陽趙整固請誅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
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
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
見雀來入鷲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
人下輦 是歲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南走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 夏五月丙午藍田獻侯王
坦之卒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爲憂言不及
私 桓冲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楊州讓之自求外
出桓氏族黨皆以爲非計莫不扼腕固諫郗超亦深
止之冲皆不聽處之澹然甲寅詔以中都督徐豫兗

青楊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楊州刺
史並加侍中 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
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
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
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
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
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
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
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
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

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戎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歛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后濛之孫也以後父晉陵太守蘊爲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封建昌侯蘊固辭不受 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

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應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 冬十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秦王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於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護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授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學讖者遂絕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晉紀二十六

起柔兆困敦盡玄默敦凡十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詔歸政復稱崇德太后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以會稽內史郗愔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徐州刺史桓冲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諸軍事自京口徙鎮始孰謝安欲以王蘊為方伯故先解冲徐州乙卯加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二月辛卯秦王堅下詔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

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為自承
相違世鬚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無
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
三月秦兵寇南鄉拔之山蠻三萬戶降秦 夏五
月甲寅大赦 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
梁景皆有功二人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為已子使
預政事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
焦氏子大豫以焦氏為左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
中郎憲與櫬切諫不聽奏王堅下詔曰張天錫
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

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
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
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
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
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
統帥三州之衆為苟萇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
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
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仿曰以愛子以質
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為之計此屈伸之術也
衆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

四百十
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
悉境內精兵在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
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
閻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
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
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橫制天
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
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
無日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秦人
聞天錫殺閻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

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甲申苟
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攻纏縮城拔之馬建懼自
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
軍于洪池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于金昌城安西將
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
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護軍廣
武太守辛章曰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爲國家用苟萇
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爲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
餘兵皆散走辛卯苟萇及掌據戰于洪池據兵敗馬
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

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秦兵殺軍司席劬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衆拒之秦兵與充哲戰于赤岸大破之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輿襯降于軍門苟萇釋縛焚襯送于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户于關中餘皆按堵如故封天錫爲歸義侯拜北部尚書初秦兵之出

也先爲天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爲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敦煌太守張烈爲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爲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爲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敘梁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以天錫武威太守敦煌索泮爲別駕宋皓爲主簿西平郭護起兵攻秦熙以皓爲折衝將軍討平之桓冲聞秦攻涼州遣兗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桓石秀與荊州督護桓胤遊軍沔漢爲涼州聲援又遣豫州刺史桓伊帥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欲撓秦以救涼聞涼州敗沒皆罷兵

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民於淮南劉衛辰爲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爲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爲鄉導洛菁之弟也苟萇之代涼州也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期於灑應斬有司

奏徵下獄秦王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苟萇量事失宜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回赴北軍擊索虜以自贖衆咸以爲萬里召將非所以應速堅曰暉等喜於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兵戰於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什翼犍復度漠南

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
之半以授弟孤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弟翰
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闕婁壽鳩統根地干
力真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諸子
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王
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
以兵遮廬帳伺便欲發耳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弑
什翼犍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柔張蚝
勒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
依賀訥訥野干之子也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其
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
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
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
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
任宜分諸部爲二人今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
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
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
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爲二部自河以東
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衆賀氏
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書固元佗等皆依庫

仁行唐公洛以什冀捷于窟咄年長遷之長安堅使窟咄入太學讀書下詔曰張天錫承祖父之資藉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換備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分討黠虜役不掩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關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西將軍以鄧羌爲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疆大務勝不休比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殫相望

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初秦人克涼州議討西障氏羌秦王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壹不能爲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徵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殿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魏曷飛帥騎二萬七千隨之曷飛忿其恃險不服縱兵擊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氏羌氏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拔珪恩勤周備不

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
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
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耻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
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
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又
之堅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也代來城
是歲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趙故
將作功曹熊邈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
堅以邈爲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

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公之
死秦之灋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
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
不可失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桓豁表兖州刺
史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
僕射謝安爲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
兖青五州諸軍事丙辰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豁
卒冬十月辛丑以桓冲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
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以冲子嗣爲江州刺史又以五
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征

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爲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桓冲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蘊乃受命初中書郎郝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遊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

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慕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壬寅護軍將軍散騎常侍王彪之卒初謝安欲增脩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之宮殊爲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爲儉比之初過江則爲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人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脩室屋爲能邪安不

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十二月臨海
太守郝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
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
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既而愔
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温往反密計愔大怒
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三年春二月乙巳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秦王堅
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
不武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
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征虜將軍始

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曾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
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
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
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
爲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
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
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
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
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
之夫人城桓冲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之彊不敢

進不欲急攻襄陽苟畏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不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新宮成辛巳帝入居之 秦雍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遂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爲征南基劫之勢東西並進丹楊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超越之弟保羌之從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 九月秦王堅與群臣飲酒以祕書監朱彤爲正命人人以極醉爲限祕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群臣禮飲而已 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揚秦威德冬十月大宛獻汗血馬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之爲人用千里馬何爲命群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 巴西人趙寶起兵梁州自稱晉西蠻校尉巴郡太守 秦

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也 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効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其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劔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周虓在秦密與桓冲書言秦陰計又逃奔漢中秦人獲而赦之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 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

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爲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階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鸞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

通鑑卷一百四
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
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
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爲內
應長樂公不命諸軍進致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
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爲
不忠斬之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
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爲荊州
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臣之桓冲以
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
復以爲冠軍將軍 秦以前將軍張蚝爲并州刺史

兖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
使却戴遂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
城去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
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
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謝玄揚聲
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
保輜重戴遂帥彭城之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
交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
戍之 三月壬戌詔以疆場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
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

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癸未使右將軍毛
虎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前鋒督護趙福等
至巴西爲秦將張紹等所敗亡七千餘人虎生退屯
巴東蜀人李烏聚衆二萬圍成都以應虎生秦王堅
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夏四月戊申韋鍾拔魏興
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
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
潔已於後吉祖冲開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
參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秦
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

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璪之秦兵六
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
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
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衆四萬屯堂邑秦毛當
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玄
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
玄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
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
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遂圍洛共追之戰于君
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謝免謝玄遷廣陵詔進

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不廷射超自殺難削爵為民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雋為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揚州刺史伐下邳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為尚書僕射頃之遷丹楊尹蘊自以國姻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會稽內史是歲秦大饑五年春正月秦王堅復以北海公重為鎮北大將軍

鎮薊二月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漚者教授諸將祕書監朱彤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脩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秦征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犂耳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秦王堅以洛為使持節都督益寧

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自伊闕趨襄陽泝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爲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使梁成沈孤於漢水耳於諸君意何如幽州治中平規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因禍爲福桓文是也主上雖不爲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柰何束手就徵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

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爲幽州刺史玄菟太守吉貞爲左長史遼東太守趙讚爲左司馬昌黎太守王緝爲右司馬遼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爲從事中郎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諸國皆曰吾爲天子守藩不能從行唐公爲逆洛懼欲止猶豫未決王緝王琳皇甫傑魏敷知其無成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趙讚曰今諸國不從事爭本圖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者當遣使奉表乞留主上亦不慮不從平規曰今事形頗露何可中止宜聲言

受詔盡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秦王堅召群臣謀之步兵校尉呂光曰行唐公以至親爲逆此天下所共疾願假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曰重洛兄弟據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衆迫於凶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未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

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武都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陽平公融爲征討大都督北海公重悉薊城之衆與洛會中中山有衆十萬五月竇衝等與洛戰于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北海公重走還薊呂光追斬之屯騎校尉石越自東萊帥騎一萬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臣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爲治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徂於爲逆行險徼幸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用朝廷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能無亡乎

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冲之功拜安衛將軍與冲皆
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甲子大赦 丁卯以會稽王
道子爲司徒固讓不拜 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爲侍
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
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都
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氏種類
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巖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使
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氏
三千戶以仇池氏酋射聲校尉楊膺爲征東左司馬
九巖氏酋長水校尉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

戶爲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爲錄事參
軍侍講扶風韋幹爲參軍事申紹爲別駕膺丕之妃
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
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令梁讓爲幽州刺史鎮薊城
撫軍將軍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
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爲并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
州各配氏戶三千興騰並符氏婚姻氏之崇望也平
原公暉爲都督豫洛荆南兖東豫楊六州諸軍事鎮
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
鹿公叡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氏戶三千二百堅

送不至灞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
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
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綏急當
語誰堅笑而不納 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冬十
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州反 秦王堅以左禁將軍
楊壁爲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爲洛州刺史南巴校尉
姜宇爲寧州刺史 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於隆平
陵 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爲荊州刺史鎮彭城
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鎮許昌 是歲秦王堅遣
高密太守毛瑛之等二百餘人來歸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灑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
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表諫不從雅肅之曾孫也 丁
酉以尚書謝石爲僕射 二月東夷西域六十二國
入貢於秦 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甲
午交阯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 冬十月故武陵
王晞卒于新安追封新寧郡王命其子遵爲嗣 十
一月己亥以前會稽內史郝愔爲司空愔固辭不起
秦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
帥衆五萬寇竟陵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衛軍參
軍桓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

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
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
人詔封桓冲子謙爲宜陽侯以桓石虔領河東太守
是歲江東大饑

七年春三月秦大司農東海公陽真外散騎侍郎王
皮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陽灋之子皮猛
之子也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
臣爲父復儲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
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賤故欲
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半爲治田之資

未嘗爲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虓曰虓世
荷晉恩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先是虓屢謀
反叛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
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于涼州之
高昌郡皮虓于朔方之北虓卒于朔方陽勇力兼人
尋復徙鄯善及建元之末秦國大亂陽劫鄯善之相
欲求東歸鄯善王殺之 秦王堅徙鄯銅駝銅馬飛

廉翁仲於長安 夏四月堅以扶風太守王末爲幽州
刺史末皮之兄也皮凶險無行而末清脩好學故堅
用之以陽平公融爲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

乃以融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幽州
蝗生廣袤千里秦王堅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發幽
冀青并民撲除之 秋八月癸卯大赦 秦王堅以
諫議大夫裴元略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
師 九月車師前部王彌賓鄯善王休密馱入朝于
秦請爲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灋置都護
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
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
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陽
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

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
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桓冲使揚威將軍朱綽擊

秦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
戶而還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
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
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
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
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
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
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

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
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
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
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
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
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
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
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
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
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又之不決堅曰

此所謂築室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
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
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
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
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
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
望吾疆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闇劣
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
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
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

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疆弱之執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疆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最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壹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

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間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構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

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開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旣不然矣請驗之天道

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將空兵動
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廐
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
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
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
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
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劉蘭討
蝗經秋冬不能滅十二月有司請徵蘭下廷尉秦王
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
罪乎是歲秦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
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田五十
石

國



正金卷一百四

